

回憶如同被裝進了一輛高速駛過的列車，即使如何想看清車窗內載着什麼，都只能看到一絲絲被模糊掉的景象，在我還沒有看清的瞬間，一切便隨風而過。即使我奮不顧身地衝去，或是靠近，最後的下場也只有被捲進這時間的漩渦，落得一副粉身碎骨的下場罷了。

我，似乎只是無情歲月的過客，就算我如何竭力地阻止，都只能眼睜睜凝視着它，以及那被它帶走的回憶。

我只能意識到我忘記了什麼，但具體是什麼，我亦忘記了。是的，我忘記了我忘記了什麼。

當暖風吹過我的髮絲，我會突如其來地閃過一絲奇想——曾經有着這樣帶着微暖的枯手替我打理着每一根稀少到幾乎蓋不住頭皮的銀絲。這是一個美好的回憶，因此我忍不住去細想後續，但在我腦海中閃過的，只是一幕又一幕重複的畫面。我如同一部殘缺的錄影機，只能循環播放著這樣的一幕老舊片段，但自己卻永不煩悶。

亦有時，這樣無形的記憶又會操控着我的身體使我做出一個個奇怪的動作。當女兒喊我吃飯，而我幫忙放置飯碗及餐具時，我總會忍不住多放一套餐具。不知道為什麼，似乎總覺得，下一刻將會有個姍姍來遲的人，她會彎着老背，跨着緩慢的腳步走來，與我一起享用晚餐。女兒每次看到我多放一套餐具時，她都會怔了一會，神色呆呆的。而我每次都會調笑一番，「真是老人痴呆了！家中不是只有我倆？」

女兒只會欲言又止地陪笑幾聲，似乎心裡埋藏了幾分心事。她似乎怕我提起那事，便匆忙坐下，連盛飯也忘記了！記憶中那「姍姍來遲的人」的模樣……真是……！真是什麼？在記憶中的她，模樣有點像雪花電視中的電視節目一般，不停閃屏，我似乎有點記不清她的模樣了……

我搜索枯腸，我知道自己並不是那種會忽略周邊人及事物的人，甚至我是一個喜歡觀察的人。事實上，我往往會一遍又一遍凝視房間中的一個角落，我記得那裏有一塊因年代久遠而掉落的牆皮，而灰黃色的牆紙還黏貼在其表面呢！看！我連這種細節都記得！正當我要宣佈自己勝利，證實自己觀察多細微時，我才發現這裏的牆紙都是淺白色的，而本應在我身旁調笑我「老頑童」的裁判也消失了……

是消失了，還是我記憶錯亂了？又還是，我真的忘記了什麼？

要是說人這種個體是由一個個回憶及經歷組成的話，我覺得我已經不是我了。喪失了所有記憶的我，還能算是我嗎？

我害怕，無比害怕，怕連我自己都要忘記我是怎樣的一個人了，到那時，「我」還存在嗎？

每當我這樣哭訴時，會有一個年輕的女人一下又一下拍打着我，安慰我說：「爸，不會的，你還有我，有我這個女兒來記住你。」

是的，我似乎，我似乎還有一個女兒……我似乎，又被拖進下一個輪迴。我又再次想起，那張飯桌，想起了女兒喊我吃飯時……

當我再次由相同的回憶抽出時，才發覺，我似乎……已經重溫過一遍這個場景，但若要問我是在什麼時候見過，我卻又呆住。我，想不起了……

抬頭一看，又見到不遠處有一個女人正拖着一個披着白袍的男子。她眼角一邊閃着淚光，一邊自持冷靜地問：「醫生，我爸的老人痴呆症真的沒有救了嗎？醫生，拜託你了！我已經失去了媽，不可以再失去爸了！」而男人只能盡力安慰，這一切都如同這個房間貼着的牆紙一般，顯得如此的蒼白而無力。

我彷彿坐在這張白色的床上，看過無數次相同的景象，就是不斷反覆地重演着。但我又確實地，不知道是在何時見過這景象，因為在記憶中我應該是今天、現在，才見到這一幕而已。

又重新躺在床上，感受着暖風的照拂，只感覺似乎會有人……

耳邊是一列列列車行駛的咻咻聲，它破開了風，斬開了時空，也斬開了我的思緒。

我似乎又忘記了什麼，但在我想起去追趕這些似乎對我來說是無比珍貴的回憶前，回憶的列車已經快速駛開，載着我的記憶，一去不回頭了。